

大專院校及社會組第一類入選獎李易儒（相見）

思緒遂乘著那迷離夢境之船駛入記憶的往昔之河。

昨晚睡的非常不好，像飄在激流上的浮木感到無依與茫然；莽撞的夢境像旋轉的繩索攫取我又恨恨拋擲出去，身體就像斷線紙鳶那樣悠悠晃晃的飄盪出去。飛翔的過程裡，許多鏡頭的片段不連貫，情節以一種真實與虛構交雜的方式緊密糾纏彼此，心裡因此生出許多莫名的念頭：水災過後已數個月，南部的好友，多久沒聯絡了，你們好嗎？真心的關懷是否在阻隔的距離裡就像遠方說話的聲音那樣只剩一點虛幻的影子？

賑災後這幾個月過的如此惦念不安，我要告訴災區的朋友，我們會再見面。

就這樣天亮了，睡眠惺忪間望見斑鳩在窗台徐行的身影漸漸清楚，平常這個時候，我會像個等候多時的演員，會把節奏將停留在休息狀態的身體從床上拉拔起來，用最自然的方式跟大自然打招呼，可是最後往往只顧拉啓緊閉整頁的百葉窗，一下子黑暗隨之隱沒，濃密的晨霧滲透進來……。

幾乎每個早晨，就在窗開引進那些市聲，突然像遙遠所聽見的海浪那樣傳到耳朵裡的時候，我會急著去看花園中那些待在黑暗裡輕輕顫動的花草，擔心它們是否凋零折損，我在想，就像經過水災肆虐的異鄉朋友，經過整夜風雨，是否還足夠承受傷害。

因為這是一個多颱風的島嶼，很多事無法預料，生命又如此艱難，總讓人時時擔憂。

可是這個早晨我幾乎無法克制內心想跟災區朋友交談的渴望，我無法忘記那個颱風夜的景象，以致經過數個月後還滿腹憂心。

殘餘的畫面在腦海裡至今依然記憶鮮明。

時間以河流前行的速度跳躍，如金色水面映射亮度般光燦燦地，希望被以披金瀝沙的方式保存在任何形式裡，無助、無奈、盼望的眼神，我從災民的注視中讀到強烈的求生慾望。也許在不斷的思念裡，距離越顯縮減，終於密合相視。從小我就學習用日常語言去表示淺顯易懂的愛，對我來說那可免於陷我墜入孤獨之境，現實生活的壓力卻讓年少對未來的憧憬變得忽遠忽近，甚至在幾乎遺忘此生來至人世之目的後，卻仍記憶著緣分所累積的關懷。

如果人的相遇可以歸於緣分，後來事情的演變就有如童話夢境。

暑假，我帶著服務自閉症兒童及挑戰炎陽酷暑的心情來到南部當志工，寄宿在舅舅家。莫拉客登陸前一天，由於舅舅和舅媽到台北參加喜宴的緣故，家中只有我和稚齡的表妹，不知怎的，夜裡風雨意外地降臨古老的河道，一下子嘩然轉進本島內陸。我半夜驚醒，發現牆壁留著的夜燈時亮時歇，使得我不能安心的將表妹擁抱懷前，突然感到她額前異常的高溫，心裡有不祥的預感，本來想用本身的醫學常識試著退燒，但眼看實在撐不過長夜，在忙亂間自己又沒有可以求助的親人，窗外的勁風挾帶著如豆大的驟雨，將屋頂敲擊的叮噹乍響，最後我在不得已之下，只有背著

直冒冷汗的表妹逆行在颯風颯颯冰涼昏暗的道路上。

本來應該先找離家不遠的診所，但連找兩家都沒有回應。我想想，該不會都出門度假了吧！寅夜這樣昏黑濕冷，只好往鎮上奔跑，試試運氣了。兩地中間只有泥土小路，旁邊都是瀉胡池塘，我使勁邁開腳步，黃泥水已淹至腳踝，使腳尖常有踏滑的危險，而表妹與同年孩子相比已十分高大，幾次要從後頭滑落，我便甩著手將她往背上拋。兩旁的蘆葦那樣荒長，看著比正常男人還高，在黑夜裡像喪家披掛的帷幕；而我跑的氣喘如牛，從搖晃的眼睛看出去那遙遠相隔的路燈便有如幽冥的燐火。

即使是街上，也早已沉寂了，在這種風雨飄搖的颱風夜裡，連田間野狗都及早覓到地方安頓。哪裡去找醫生？我絲毫不覺得疲累，只感覺背後沉重的軀體早已顫抖得那樣驚心動魄。

在診所度過了颱風夜，我才知道讓表妹得救的醫師是剛從台北唸完醫學院回來，會在故鄉停留是因為家中做主決定了婚事，再過幾個月就要完婚，女方是本地的望族，剛好看重他的前途。對於未來的妻子他是沒有意見的，雖然受過教育但對男女之間卻維持著保守憨厚的個性。趁著這幾個月時間，他辦了間診所，想將學校所教的學以致用，或許婚後就在家鄉安穩地生活下去。

當我急按門鈴將醫師從睡夢中吵醒時，他睜著惺忪雙眼的驚奇表情在我心裡留下永恆的印象，當時不覺得如何，但往後在我志工服務的間隙裡便時時出現。而這莫名的相遇，讓醫師接連寫了數封信給我，那是按著表妹就診記錄寄送的。剛開始是對表妹復原情況的關懷，後來則是對我生活瑣事的關心，我想，在異鄉的遊子除了親情，最渴望的就是這種關心吧！聽舅舅說醫師打了數通電話給我，而我卻因那夜颱風所釀的巨災，忙著安撫那些受災的兒童及家庭，即使是生活在一小鎮兩端，彼此竟也不曾在街頭巷尾偶遇。

幾個月過去了，經過炎夏酷熱難耐，暑假結束，我回到學校忙於課業之中。不知不覺，金風爽颯的秋天在毫無預期中蒞至又結束，受溫室效應的暖冬突然送來一陣冷風，我心慌地將眼光送到地表盡頭，天空鮮豔的顏色褪盡，竟完全是夜了，就是這般昏黑的夜老讓我想起那個颱風，我想說：「朋友，你好嗎？」「醫師的結婚典禮應舉行過了把？」

莫拉克颱風造成南台巨大災害，我所輔導的兒童及家庭在一夜之間大部份成了災民。這個陳舊的社區就在這水災的肆虐下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上天用冰冷的雨水將早年的建築摧毀；有時我在黃昏回舅舅的家，最後是用一種緩慢又悲傷的腳步走回來，喃喃低語說景色都變了，甚至連那人聲鼎沸的魚市也不知在何時夷為平地，不變的夕陽卻依舊照耀在氤氳的運河上。

我感到人的聚散就像颱風的起滅，無法明白它會在何時何處發生和停止。

在我眼裡，對某些人來說，死亡真正的距離似乎還非常遙遠，然而他們卻死了，尤其他們極其健朗，因而叫人意外，我看到的是幾天前還好端端的人，回過頭卻冰冷地躺在那裡，滴著屍水；有的熬到了最後一口氣，意識清醒的仍拉著救護人員的手，虛弱的含淚求救或道別，每視於此，讓我不禁悲從中來。天災難測，生命的悲

哀能夠推演到殘忍而極致，所謂人事艱難的慘烈不外如此。我想像生命已經走到油竭燈滅的盡頭，他們多麼希望最後時刻有親人陪在身旁。而在此時，我也會不禁想起：醫師在此刻是否也忙著救助傷患？心中想順勢搜索那白袍的蹤影，但最後總抵不過密集傳來救護聲的頻率，讓我意識到自己正在做一件多餘的事。

我明白人生有許多事是無法期待的，然而我也相信有許多事總隱藏著無限生機。街角颳著風，將楓紅掃往人行道邊緣，如時間蟬蛻後的薄膜，代表著一個季節的過去、死亡；而也代表著另一個生命的到來，生機和希望。此時就像有某種無形的力量忽然將一片落楓緩緩抬升，擺弄著它在半空中來回翻動，就像舞者自由飛躍那樣快樂，而頃刻間又飄落到一對年輕男女面前，只見靦腆的男孩拾起楓葉對著女孩說：「好美，送給你。」而此時女孩微笑的臉頰已如楓葉般的紅豔動人。誰說天地無愛，越是在絕望的意境裡，越見真情滋長。

我的心裡因此一直相信後會有期。

水災後，各方伸出援手，這種人間溫情是台灣社會最寶貴的資產。雖然面對難以預測的災難、人事，生命有時更顯艱難，但真情是不會被洪水淹滅，被風災摧毀的。我始終相信，經過風雨的洗煉，我們可以讓人性光輝更加燦爛，生命價值可以更網羅乾坤拓片，人間至情可以更見溫馨真誠，而生活的表情線條也因重組建構而更曼妙生姿，昇華而奔放。人人除了關心身旁的親人，也時時關懷遠在南部的災民，就像醫師對我和表妹的關心，也像我和其他許多人對災區朋友的關懷。透過風災看人間，看見每個人原來都是一尊千眼的行者，縱使身在凡間，卻有著三千世界的非凡修行。

今日，舅舅轉交了一封南部的來信，那是醫師的結婚喜帖，附帶也說明災區的重建在積極復原中。是的，對我來說，這就是一個最完美的結局。

醫師結婚典禮的那一天，我將親自到場祝賀，並與南部災區的朋友再相見。